

新式標點

梁任公
先生著

飲冰室全集

上海大通書局印行

新式標點

梁任公
先生著

飲冰室全集

上海大通書局印行

飲冰室文集卷十三

新會 梁啓超 著

歷史下

意大利建國三傑傳

一 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

二 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

三 加富爾 Camillo Benso di Cavour

發端

新民子曰：『天下之盛德大業，孰有過於愛國者乎？真愛國者，國事以外，舉無足以介其心，故舍國事無嗜好，舍國事無希望，舍國事無憂患，舍國事無忿懣，舍國事無爭競，舍國事無權，欣真愛國者，其視國事無所謂艱，無所謂險，無所謂不可爲，無所謂成，無所謂敗，無所謂已足，真愛國者，其所以行其愛之術者，不必同，或以舌，或以血，或以筆，或以劍，或以機，前唱于而後唱，唱一善射而百決拾，有時或相歧，相矛盾，相嫉敵，而其所向之鵠，卒至於相成相濟，而固不相合。』新民子曰：『今國於世界者數十，其雄焉者，不過十之一，彼其鼓之鑄之，締造之，歌舞之，莊嚴之者，孰有不從一二愛國者之心之力之腦之舌之血之筆之劍之機而來？』

新民子曰：『歐洲近數百年，其建國之歷史，可歌可泣，可記載者，不一而足；其愛國之豪傑，爲吾生平所思所夢所崇拜者，不一而足；而求其建國前之情狀，與吾中國今日如一轍者，莫如意大利；求其愛國者之所志所事，可以爲今日之中國國民法者，莫如意大利之三傑。之三傑者，其地位各不同，其懷抱各不同，其才略各不同，其事業各不同，其結局各不同，而所以使昔日之意大利，成爲今日之意大利者，則無不同。無三傑則無意大利。三傑缺一，猶無意大利。三傑以意大利爲父母，爲性命。意大利亦以三傑爲父母，爲性命。吁嗟乎！危哉！今日之中國，其烏可無如三傑其人者？吁嗟乎！耗哉！今日之中國，夫安所得有如三傑其人者？吾寤而歎之！吾寐而言之！我國民其猶知愛國乎？雖其地位相萬，其懷抱相萬，其才略相萬，而萬其言，而萬其塗，而萬其策，而萬其業，其上焉者，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；其次焉者，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之一體。人人勉爲三傑之一，人人勉爲三傑之一之一體，則吾中國之傑出焉矣，則吾中國立焉矣。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：

第一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

今之意大利，古之羅馬也。自般、西莎兒以來，以至阿卡士大帝之世，併吞歐羅巴亞細亞、阿非利加之三大陸，而建一大帝國，爲宇宙文明之宗主者，非羅馬乎哉？當此之時，天下者羅馬之天下，於戲！何其盛也！何圖一旦爲北狄所蹂躪，日削月蹙，再輒於回族，三輒於西巴尼。

亞，四輓於法蘭西五輓於日耳曼；迎新送舊，如老妓之款情郎；朝三暮四，如畜犬之依豢主；支離憔悴，年甚一年。直至十九世紀之初期，而山河破碎，益不可紀極；東縣於法，西隸於奧，中央夷於班，意大利三字，僅爲地理上之名詞，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，千餘年於茲矣。望加西士陷落之火燄，吟法馬之悼歌，薤露蒼涼，劫灰零落，昔人詩云：『卷中正有家山，在一片傷心畫不成。』嗟乎！哀莫哀於無國之民，後世讀史者，旁觀猶爲感慨，而況於身歷之者乎？

甯復知十九世紀之下半紀，距今最近數十年之間，儼然一新造國，湧出於殘碑壘壘，荒殿寂寂之裏，泱泱然擁有五十餘萬之精兵，二百六十餘艘之軍艦，六千餘英里之鐵路，十一萬餘英方里之面積，二千九百餘萬同族之人民，內舉立憲之美政，外揚獨立之威烈，雪數古代祖宗之大恥，還二千年歷史之光榮，此亦革命家達士里阿所當瞑於九原，而大詩人但丁所當且感且泣，而始願不及者矣！嗚呼！誰實爲之，而克有此，當十八世紀之末年，拿破侖蹂躪意大利，其時意大利已支離滅裂，分爲十五小國，拿破侖鐵鞭一擊，合而爲三，置之法政府督治之下。雖然，意大利後此之獨立，實拿破侖之賜也。拿破侖廢其小朝廷，鋤其豪族，將封建積弊一廓而掃之，以法國民法之自由精神，施行於其地，於是意大利人心目中，始知有所謂自由，有所謂統一，且對外反動，而知有所謂獨立。拿破侖實意大利之第一恩人也！萌蘖初生，而牛羊牧之，蓋自拿破侖既敗，各國專制君相，會議於維也納，絕世奸雄梅特涅，敢以一意意大利不過

地理上之名詞」一語，明目張胆以號於衆。於是盡復前者王族壓制之舊，全意仍爲若干小國，爲外來種族波旁家哈菩士博家等所分領。其王位爲意大利人血族者，惟有撒的尼亞（Sardinia）國王之一家而已。而亦壓於羣雄，奄奄殘喘，蓋至是而意大利閣無天日矣。時勢造英雄！嗚呼！時勢至此，豈猶未極耶？

天不忍神聖之羅馬，茶然黯然長埋沒於腥風血雨之裏，天不忍數千萬文明堅忍之意大利民族，呻吟於他族異種一摘再摘之下，乃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，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治那阿市，名曰『瑪志尼』。實怪傑拿破崙即意大利王位於米侖之歲，而法國大革命後十有三年，拿破崙征服意大利後十年也。猶以爲未足，復於翌二年，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，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尼士府，名曰『加里波的』。猶以爲未足，復於其翌三年，即一千八百八十年，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撒爾維亞，名曰『加富爾』。自茲以往，而千年冢中之意大利遂蘇！

瑪志尼，一士人子也。年十三，入於市立大學。其時正去維也納會議後三年，法國革命之反動力大作，與意大利之壓抑愈甚，而國運日以益非。每讀前史，塊然若有所失。自茲以往，惟著深墨喪制之服，以終其身。後有叩其故者，瑪曰：『吾當時亦不知其所以然，惟在羣兒稠人歡笑雜遝之中，自覺悲氣沈沈而來襲心，使人哀，使人老，噫！吾其無國之民，吾其服國喪以終』

吾年！掩淚歡場，悲歌牖下；多情多恨之英雄，大率然矣。年十七，既悉通諸學之奧，見識文章，迥絕流俗。日者，侍母散步於治那阿之海岸，忽一日，一人面目深鰲，鬚髯如戟，穎長七尺，風采棱棱，颯然來前，脫帽而施禮曰：『願爲意大利之亡命人有所盡！』母則泫然，探懷中出若干金錢，搵一掬之淚，納諸巨人破帽中。瑪志尼問母：彼何爲者？母曰：『此愛國男兒也，彼等欲救國而事不成，離父母，割妻子，流竄以至於此。』瑪志尼自聞茲言，如冷水澆背，心大感動，其犧牲一身，以酬國民之志，實始於此！

加里波的，舟人子也。性慷慨義烈，感物易哀，嫉不義如讎，喜鳴不平，爲人急難，其所憤激，感觸，趨義赴之，視生命鴻毛如也。日者游羅馬大都之廢墟，觀其大壁大門，大伽藍，頽址半傾，丹青狼籍，低徊感慨，亡國之悲，勃鬱於胸中，而不能自禁。年未十五，已浩然有以國事爲己任之志，嘗語人曰：『余誓復我意大利，還我古羅馬！』自茲以往，吐棄一切，惟注精神於革命一事。

加富爾，撒的尼亞王族之一貴公子也。其出身既與彼二傑異，其少年之經歷亦自不同。始蓋一自倨不遜，執矜無賴之惡少年也。年十歲，雖卒業於小學校，然更不悅學，日聚羣兒爲惡戲，既而欲爲軍人，入焦雲兵學校，自是始嚮學，研精測算，年十六卒業，擢爲測地官。雖然，憂國之心未起也。爾後年齒漸長，誦古今之歷史，察現今之形勢，思爲國家有所盡力，而未得其

下手之方法，然頗來往於治那阿諸地，與諸亡命相往來；呼吸自由之空氣，貴族之習性一變。

第二節 瑪志尼創立「少年意大利」及上書撒的尼亞玉

初意大利當十八世紀以前，已有哲學家、文學家，但丁麥耶、俾爾荷士哥等微言永歎，大聲疾呼，以革新匡復之義，導其國民風流漸播，於是有加波拿里黨 Cobonari之設。加波拿里者，燒炭之義，實秘密革命之盟社也。當千八百二十年，事機迫於一髮，乃在意大利中央之尼布士及帕特門倫巴的諸地，同時爆發。時瑪志尼十五歲，加里波的十三歲，加富爾十歲，然事竟不成。首事者或死鋒鏑，或死囹圄，其餘以嫌疑流竄治那阿者，不可勝數。治那阿即瑪志尼之故鄉也。在意大利西南，為地中海濱一絕港。政府以此竄謫志士，竄者既多，而治那阿遂成為自由主義之中心點。瑪志尼所遇之巨人，即千八百二十年役中，一無名之英雄也。

先是瑪志尼以愛國熱血之所湧，思有所憑藉，乃投入加波拿里黨。既而察其內情，以為此黨之人，血氣有餘，而道心不足。當其瀝血淋漓，指天誓日，雖懷懷然若薄雲霄而貫金石，一遇挫折，茶然餒然，前此之壯悍盛氣，銷磨盡矣。瑪志尼以為欲成大事者，不可不先置成敗利鈍於度外。今日不成，期以明日；今年不成，期以來年。如是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年數百年，所不辭也。及身不成，期之於子；子猶不成，期之於孫；如是乃至曾孫玄孫來孫，所不辭也。及身不成，期諸吾友；吾友不成，期諸吾友之友；乃至吾黨不成，期諸他黨，所不辭也。惟求行吾志，貫徹吾

主義而已。瑪志尼以爲非有此等氣魄。此等識想者，不足以言革命，不足以言天下事，而欲養成此氣魄，此識想，不可不推本於學力；不可不推本於道德。瑪志尼深察加波拿里黨之不足語於此也，於是脫離之，自組織一黨，名曰『少年意大利』（Young Italy）。

千八百三十年，法國第二革命起時，瑪志尼二十五歲，加里波的二十三歲，加富爾二十歲也。風潮所簸，影響徧及。『加波拿里』黨復揚其餘燼，蜂起於各郡國。奧國移兵勦洗，瞬息戡定，而瑪志尼爲值吏所賣，逮繫獄中者六月，僅減死一等，見放於意大利境外。

千八百三十一年，撒的尼亞前王死，其從弟查理士阿爾拔（Charles Albert）嗣立。阿爾拔者，號稱近世最英仁之主，夙懷恢復意大利之志，而曾加盟於加波拿里黨之人也。時瑪志尼越在法國，聞之大喜，乃上書於阿爾拔曰：

某死罪，上書於所愛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殿下，越在海外，逃聞我王繼體主社稷，誠歡誠抃。雖然，王其念之！王欲爲新意大利，最初之一大偉人，惟今日！欲爲舊意大利，最後之一民賊，亦惟今日！我意大利人民，其非可以姑息敷衍，因循以鎮撫之也，非一日矣。彼等於數百年來，求而不得之民權，今也認之已真，望之已渴。彼等愛法律，愛自由，愛獨立，愛統一，然而上被裁斷，外被阻絕，中被壓抑，跼天蹐地，無所告訴。今也國不知何在家，不知何附，身不知何存，外人之游其國者，字之曰：『奴隸之國』；接其人者，諡之曰：『已死之人』。彼等有血

氣有鬚眉，習聞此言，甯爲木石？彼等吞聲忍恨，飲奴隸之卮者，已數十世。自今以往，誓以此身與此卮俱碎矣。王乎王乎！今意大利之國民，無不額手延頸企踵，傾耳拭目，以待命於殿下者！願買絲爲殿下繡作「自由獨立統」五字於旗上，願殿下自進而立於國民之馬首，爲民權之倡導者，保護者，爲全意大利之建設者，革新者，舉數千萬之同胞，出之於野蠻外族之手，而還我太平！王如有意乎？吾儕不才，願捧其身命，以待王之驅策。集意大利散漫之諸州，而致諸王之麾下，以舌以劍，而爲王服犬馬奔走之役，民困不可久也，時會不可失也，惟大王圖之！

阿爾拔固素知瑪志尼者，良敬其爲人。雖然，自以羽毛未豐，不可高飛。深慮瑪志尼之輕率，以害大局也；又不欲自居嫌疑之地也，得其手書，曾不致答。反下嚴命曰：『瑪志尼若越境，復入於意大利，則直捕縛之。』雖然，一人之王，充耳其如褒；數百萬人之國民，傾耳其如雷；此命一下，舉國失望，相率而入於「少年意大利」者，以數千百計。瑪志尼益爲愛國志士之心點矣！「少年意大利」之所以異於「加波拿里」者何也？彼蓋消極主義，而此則積極主義也。彼等惡官吏，惡虐政，誓與當時之小政府不兩立。雖然，彼等有破壞而無建設者也。瑪志尼不憚破壞，然以爲破壞也者，爲建設而破壞，非爲破壞而破壞，使爲破壞而破壞，則何取乎破壞？且亦將並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。「少年意大利」之目的，實在於是。此亦可見我絕代

佳人瑪志尼者，非可與彼蠻恣橫暴之，無政府主義，同類而並觀矣。瑪志尼嘗言：

革命者，國民之天職也；是根於「爲國民」For people [由國民] Dy People之兩大義而來者也。按西哲言政治者有三名：最簡而最精曰 Of People for People，Bypeople 第一由民自處置也，政治之精理此三義盡之矣。若君主專制政體，無論施虐政于民，施善政于民，皆不過 To people 而已。論者不審別其本而欲舉中國儒者所言仁政比諸泰西今日之政治，失之遠矣。文法之有關於學理也如此。吾向謂中國文法簡于歐西，今此四語以故吾欲求以如原文以一字表其義譯之而適當者，誠束手無術矣。附法于此以質將來。

輩舍此之外無學術，舍此之外無宗教，舍此之外無性情。

瑪志尼之所以爲瑪志尼，於是乎在矣！雖然，加波拿里黨所以失敗之原因，猶不止此。彼等所最缺者，無協同和衷之運動也。協同和衷者，革命圖成之第一要義也。彼等無一政綱，無一信仰，無一高遠之理想。夫是以協同和衷之實不可得舉。故瑪志尼欲就此大業，先以教育國民爲獨一之義務，而其教育之法，在首與當時腐敗之宗教宣戰。瑪志尼又言曰：

「今日之大問題，宗教的問題也。彼持唯物論者謂『費爾許之辛苦周折，以求新建一國，毋甯仍其舊而改革之。』苟能維新便民，雖分裂何害？雖服屬何害？爲此論者，是對於宗教上，而放棄其高尚之天職者也。其能撫我者，無論如何之政府，甘服從之；其能應援我者，無論如何之方法，皆畫諾之。其可以救目前片刻之苦痛者，無論如何之約束，皆歡迎之。是非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也！是故當知欲獲勝者，只有一途曰：『舍身而已。』」曰：「舍目前之樂，

利，舍物質上之樂利而已。』

是所謂瑪志尼唯心論之宗教也。是瑪志尼教育之精神也。其純潔之理想，鑒於冰雪；其精一之情感，高於雲霄。瑪志尼豈徒豪傑，實聖賢也！彼於是據其所信，以定此會之綱領曰：

『少年意大利』者，意大利人中之信進步義務兩公例，而確認我意大利爲有天賦一國民的資格之諸同志所結合而成者也。入此會者，以再建一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意大利爲目的。凡在此目的外之思想動作，悉犧牲之，以茲決心，組織茲會。』

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，則曰：

『教育與暴動同時並行。』

以此二事團爲一體，可謂奇事奇文。雖然，有深識者，苟思其故，不禁爲之拍案三歎！

舉世仇公敵之奧大利，而擯諸諸境外，以收回自主之權，此其是第一着手也。彼非不哀腥風血雨戰爭之慘然，以爲是固終不可得避。既爾，則其破裂早一日，得一日之利也。雖然，用外交政略，而借他國之政府爲應援，是瑪志尼所不許也。其言曰：

『聯絡主義者，發於倚賴之劣根性，而使意大利喪其資格於世界者也。』

瑪志尼之徒，以此等主義，播之人民，疾而呼之，強而聒之，如牧師神父之傳教者然。雖然，彼等非欲以力，強移人民之意志者也。一旦國民統一之業若成，則應建何種類之政府，一任

國民之自擇。此瑪志尼黨之所志也。其會中綱領又云：

『我黨對於國民投票所立之政府，無論其形式若何，皆甘膜拜於其前而不辭。蓋服從公意者，實箇人應守之義務也。』

以上所引，雖東鱗西爪，語焉不詳，亦可以略窺『少年意大利』之綱領旨趣。而其苦心經營之人之學識才略，亦從可察矣。更約言之，則『少年意大利』之目的，在救濟意大利而統一之於共和政府之下也。其方法則教育與暴動也。其標語則神與人民也。其旗幟則一面書獨立統一字樣，一面書自由平等人情字樣也。

黨體既立，應者如響。自學生而學生，自青年而青年，其結合之速力，幾爲前古所未曾有。時加里波的方夙夜皇皇，所在募同志，偶遇此「少年意大利」黨員之一人，乃始知世有所謂瑪志尼者，其所志所事正與己同。大喜，遂投身入會。加富爾當時未知有加里波的也，顧頗聞瑪志尼，欲會見之，而未得其機。

第三節 加富爾之躬耕

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？法國第二革命之起，瑪加二賢固奮袂扼腕，亟欲一雪。而加富爾亦少年氣盛，不能自制，嘗於廣座之中，痛罵撒的尼亞政府之因循，謂意大利人竟無一箇是男兒者。政府聞之，直命陸軍省禁彼不許住居治那阿焦靈兩地，遂謫於僻邑，爲巴特城之土。

木賡督居一年，怏怏不樂，遂挂冠去。讀者試掩卷一思，加富爾去將何適？意者其不投革命軍，則入政黨已耳。而加富爾會心獨往之處，有非尋常人所能擬議者。噫嘻！當桓靈失綱，四海鼎沸，羣雄拊髀攘臂之際，而絕代偉人諸葛亮，乃躬耕於南陽，當法國革命，全歐如麻，豪傑蠭起，水湧之時，而絕代偉人加富爾，乃學圃於黎里，古之欲就大業者，必有所養。嗚呼！其亦可以師矣！

蓋加里波的軍人之資也。意以爲『彼哥索加_{拿破崙}破地也』之英雄，當法國危急存亡之秋，能

以一呼披靡天下，內平內亂，外敵俄普奧三大敵，無他，能用其國民，使懷必死之志，以報國。則嚮之農民市民，皆可忽變爲精銳無敵之練卒。彼何人哉？我何人哉？我意大利今雖積弱矣，然國民憤悶勃鬱之氣，既將熟而可用，吾將率之以追我祖般比之偉績，復我史羅馬之光榮，制挺以撻奧法，吾信其非難矣！此則加里波的之志也。瑪志尼異是，瑪志尼學者也。理想家也。以爲『欲行革命，則不可不播革命之種子；欲求文明，則不可不築文明之士臺；故當推本國民精神，養其不移不屈之道心，鼓其死而後已之元氣。』此則瑪志尼之志也。若加富爾則又與二豪異其撰。彼以爲『今日者，外交時代也，以氣蓋一世之拿破崙，不免爲聖氣連拿_{拿破崙}破地也。孤島之鬼，豈有他哉？爲其敵天下而已。夫吾恃吾力，而不倚助於人，固正氣所當爾，固人道所當爾。雖然，此道此氣，豈不在我？居今日之天下，而惟侈言不顧成敗，不恤利鈍，陳義非不

甚高。然業也者，期成者也。期成之業，豈惟恃道？蓋術亦有不可不用者矣。故夫「加波拿里」者，烏合之衆，無謀之師，不足云矣。卽彼「少年意大利」亦恐至誠有餘，而智力不足以爲濟。吾思之！吾重思之！今日意大利列國中，如昔昔里、如尼波士、如羅馬、如達士加尼、如倫巴的，皆不足憑藉以成大業。其可以有爲者，惟我宗邦撒的尼亞耳。雖其地狹衆寡，不足爲輕重。歐洲若夫善用之，豈不在人？撒的尼亞，實我一生之舞臺也。此加富爾之志也。

加富爾之所志者，既在此不在彼。其所以利用此舞臺，術則何如？彼自以身列貴族，一躍而爲宰相，殆非難事。今以嫌疑被謫，若不自戡，待逸此機，毋甯自隱焉，以爲他日之地。當其翩然歸耕也，其友有貽書弔之者，惜其以有爲之身，受嫉當途，老於山野。加富爾戲答之曰：「事未可知。天若假公以年，佇看他日加富爾爲全意大利宰相之時矣！」嘻！偉人之自負自信，有如此者！

加富爾之隱於農，非徒隱也，而眞農也。彼蓋搏虎搏兔，皆用全力之豪傑也。彼始事於黎里，延及鄰近諸地。自農事之改良，道路之興作，灌溉之新案，水車之製造，無不孳孳汲汲，以身任之。其時輪船之製新發明，乃首採用之，以運輸於麥阿里之湖上。一切地方上民事，皆干預之。獎厲之，遂於彼特們興一最大之農會，創建焦靈銀行，日夕盡瘁，未嘗甯居。蓋加富爾之遠識，早有見於歐洲社會，必有一番大變革，而殖產興業，實爲之原。故先導其民，使習於此，彼其

後此當國之際，所以能舉而措之，若烹小鮮者，蓋其養之於前者豫矣。

不甯惟是，彼又乘此空隙，徧游英法諸國，蓋彼既以未來之宰相自命，則其於各國政治之實況，審之不可以不熟也。其至英也，與哥布頓 Cobden 最親；其至法也，與基率特 Criso 最善；哥布頓自由之思想，與基率特保守自負之精神，彼皆能融納之。又屢往就英國國會之傍聽席，既聞當時大政治家格蘭斯頓比康斯佛等之舌戰，大有所感動。自是小醉英國政治，而尤歆其自由勢力之旺盛。見夫選舉法改正案，信教自由案，全廢奴隸案等之屢次劇戰，而卒歸勝利，雖以惠靈吞之英名，猶不能壓當時之民氣，則拍案快呼曰：『有是哉！有是哉！我意大利國民之精神，其亦不可不以此爲鵠矣！我輩今猶然奴也，今猶然縛也！』自是以往，加富爾以崇拜英風，聞於天下。雖然，彼無所雌黃焉，無所躡進焉，矻矻焉更研英文，治英學，詳察英國政治，宗教教育農工商各事業，以備將來經國之用。蓋加富爾以農以游自隱者，凡十有六年。十六年之星霜，不可謂不久；此十六年內意大利之事變，不可謂不多。雖然，彼遂不厭，彼遂不動，蓋其胸中早有所自主，而定識定刀，非外界所能奪也。加富爾實最富於忍耐力之偉人也！翻觀此十六年中，瑪志尼加里波的二豪則何如？

第四節 瑪志尼加里波的二豪則何如

瑪志尼之見放也，遁於法國之麻士天市，自創一報館，卽以其黨名名之曰：『少年意大』

利。』以其高尚純潔之理想，博通宏瞻之學識，縱橫透關之文詞，灑熱血於筆端，伸大義於天壤。舉國志士，應之者雲起水湧。時加里波的方爲一船長，航行於君士但丁。不國土其與一仙士門派。仙士門者法國一哲學家倡大之法國人相覲，慷慨扼腕，言論風生，乃始知其祖國有所謂瑪志尼其人者，尋讀其一字一淚之檄文，一棒一喝之報紙，則大感動，乃決棄去船長之業，訪瑪志尼於麻士天，以謀大計。當二人之相見也，所語者，不過「少年意大利」之來歷，及其目的，泛泛問答一夕話耳。及其相別也，瑪志尼語人曰：『吾見加里波的，吾之負擔輕減其半。』加里波的亦語人曰：『吾見瑪志尼，其愉快有視哥命波新覓得阿美利加時尤甚者。』自是以往，兩雄握手，而半島之風雲，捲地來矣！

瑪志尼見阿爾拔

撒的尼亞王

之不足與謀也，乃與加里波的及各同志定策，欲乘大祭之夜

起事，倒撒的尼亞政府，逐其王而絕奧國之羈絆。不幸事洩，黨人或捕縛，或遁走。加里波的聞變急遁，入一賣餅家，求潛匿。餅師之女憐之，給以襤褸，俾易服宵遁。間關十日，乃達家鄉，一訣慈親，再思行遯。忽爲法國緹騎所獲。伺夜深人靜，潛從丈五高樓跳下，藏於山深菁密處，斷食者兩日。乃達麻士天，偶檢新報一讀，則己之姓名已受死刑宣告矣。然猶與諸同志尋消問息，企圖再舉，志不少衰。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，瑪志尼廿七歲，加里波的廿五歲，而加富爾廿三歲也。